本书在美国初版于2012年，作者阿富汗裔美国人安萨利在书中梳理了阿富汗自1747年至最近的历史，作为一个阿富汗历史的旁观者，笔者借是书首次对阿富汗的历史有了系统性的了解。

大众媒体中广为流传的观点，阿富汗是所谓“帝国的坟场”。秦晖即不认同此种说法，反而认为阿富汗是“帝国的乐园”（这一说法也有些夸张）。本书作者亦认为“帝国坟场”的论调是大错特错，阿富汗在历史上沦于外敌铁蹄之下不知凡几。

阿富汗今日公认的初代君主，是1747年登上王位的艾哈迈德·沙阿。但其治下的王国却很难称作是现代意义上的国家。每个人的权力范围都相当有限，帝国没有明确的疆域，广大的农村地区生活着大多数臣民，但只有在城镇才能感受到帝国的威严。阿富汗历史学家穆罕穆德·阿里认为，乡村作为小小的社会单位都可以被视作“乡村共和国”，他们都没有正式的统治者。国王的身份更像是一个家长中的大家长，而不是王。

阿富汗虽然土地贫瘠，又无可观的资源，但由于地理位置的特殊性——处在印度半岛和沙俄势力范围的中间地带——使得阿富汗在19世纪成为了英国与沙俄竞争的舞台。俄国人想通过控制阿富汗获得阿拉伯海的出海口，英国人则想在阿富汗遏制沙俄的扩张。由于印度殖民地的优势，英国人“成功”在阿富汗成为了“具有统治地位的外国势力”。但是，英国与阿富汗的几场战争，初次显示了作为战场的阿富汗，对于外来者有多么难缠。英国人虽然可以赢得战争，却无法在战争中取得胜利。被英国击溃的军队迅速在阿富汗的土地上消失不见，转头又冒出来。于是英国选择把政权交还给穆罕穆德扎伊家族，但控制了阿富汗的外交。

在二十世纪中叶以前，阿富汗一直由国王统治，或者更准确地说，很长时间内都由国王的家族统治。具体的人物我们在此忽略不谈，值得注意的是，虽然偶有反复，但世俗化基本上一直是政府的追求。不过，阿富汗的现代化一直没有成功，早期的努力，只是使得阿富汗成为了一个二元对立的双重世界，乡村和城镇，传统与现代，宗教与世俗。

在间断性地动荡中，阿富汗确有一段时间，仿佛成为了一个现代化的国家，即达乌德下台后的近十来年间。君主立宪、民主选举，仿佛一夜之间来到了阿富汗。但这只是属于城市的幻觉，农村并未获益。但如果要认为是农村与城市的二元对立，导致了阿富汗秩序的崩溃，那也不对。相反，是城市阶级的激进人士，对国家不切实际的理想促成了政权的变换与动荡。其中尤以苏联人的影响最为显著。

在苏联扶植的阿富汗人民民主党的统治下，阿富汗的现代化迎来了其最激进的篇章。但党的高层与苏联的矛盾，却又使得苏联调头来对付起了阿富汗。据作者所说，在苏联入侵以前，阿富汗尚能保持一种二元对立下的平衡，但苏联的介入打破了它，为被喀布尔的现代化改造压制的势力打开了大门。如果从结果上来看，好像确实如此。在苏联的悍然入侵后，即使在苏联撤军，乃至到美国直接介入，阿富汗都未能重新建立起稳定的秩序，而且到了今日，重新又被塔利班武装夺取了政权，阿富汗的未来难以预料，且难以乐观看待。

本书不是严格的历史著作，作者对于各种问题也没有展开深入的探讨，但作者对一手文献的掌握与出众的文字，仍使得本书对于想了解阿富汗历史的人来说，颇值一读。如果要以粗浅的眼光来看阿富汗的所谓“历史教训”，宗教极端主义的威胁可能倒在其次，反倒是那些打着现代化、进步旗号的激进主张，却是确确实实阻断乃至摧毁了阿富汗的发展，莫不可说是一种历史的反讽。